

论格非《人面桃花》中的古典文化意蕴

向茜

(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成都 610213)

摘要: 格非的《人面桃花》是一部充满中国古典文化意蕴的小说, 本文从桃源梦想、意象描绘、古典诗句等三个方面来解析其中的古典文化意蕴。

关键词: 《人面桃花》; 桃源梦想; 意象; 诗

《人面桃花》是格非在早期“先锋”创作之后的一部回归中国古典文化的长篇小说, “桃源梦想”的次第呈现, “金蝉”“瓦釜”等意象的描绘, 古典诗句的穿插运用, 都让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中国古典文化韵味。

一、“桃源梦想”

“桃源梦想”是文人式的理想, “桃花源”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构想, 是一个人民自治, 民风自化的和谐社会图景。最早出现在东晋隐逸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 那是一个“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的理想社会, 体现出了古代农业社会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而追溯此种理想社会形态的形成的话, 道家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 孔子的大同思想和墨子的兼爱思想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千百年来, 无数的仁人志士追寻“桃源梦想”, 小说《人面桃花》中陆侃、王观澄、张季元、陆秀米都在积极追求和尝试建立理想的社会, 陆侃的“桃源梦”, 王观澄的“花家舍”, 张季元和陆秀米的“革命梦”都是其不同形式的体现。让陆侃为之发疯的桃源理想来自于从私塾先生丁树则那儿得来的一副唐代韩愈的《桃源图》, 他设想普济村的每户人家门前都开满桃花, 在普济修建一条风雨长廊把每家每户都连接起来免受日晒雨淋, 并且砍掉自家院子里的柳树种上桃树。这就是陆侃那天真空幻的桃源梦想, 而这些想法和行动都被亲人与当地民众认为是发疯之举。王观澄一手兴建起来的花家舍可以说是陆侃桃源理想的实践, 风雨长廊在花家舍被修建起来, 长廊呈网状结构与家家户户的院落相接, 每户人家的房屋一模一样, 民风淳朴, 有礼有节。“桃源梦想”在张季元那里表现为对“大同社会”的憧憬与追求, 也即革命之路。张季元是革命组织“蝴蝶会”的成员, 为革命理想日夜奔忙, 在被清兵围剿和暗杀之后, 他留下的一本日记成为陆秀米走上革命道路的指引。陆秀米经历了被绑架到花家舍, 流亡日本, 后又回国创办普济学堂, 最后被组织内部的人出卖被捕入狱。她的革命理想因缺乏理性的指导注定走向失败, “桃源梦想”注定是空中楼阁。

二、意象: 金蝉、瓦釜

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 中国古代诗歌讲究意象的运用, 通过赋予客观物象以主观情思来表情达意, 延伸到叙事性作品中, 意象在结构全篇、伏笔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格非在《人面桃花》中有意描绘了很多意象, 有桃花、阁楼、金蝉、瓦釜、冰花、雨、孤岛、莲花等, 它们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渲染氛围、展现人物命运等诸多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中特别是金蝉和瓦釜两个意象, 在小说前中后各个部分数次出现, 暗示着主人公陆秀米的人生命运。

金蝉是革命组织“蝴蝶会”的建联信物, 鲜有人知, 总共只有十八枚, 意寓最初起事的十八人。金蝉在小说中的首次出现是陆侃把李商隐的《无题》诗句“金蟾啮锁烧香入”中的“金蟾”写成“金蝉”, 然后相继是张季元、被软禁的尼姑韩六、六指人“小驴子”都把自己手上的金蝉交给陆秀米, 暗示着以上这些人物都与“蝴蝶会”有关, 都是革命党人, 而也正是他们, 让原本单纯懵懂的秀米迅速成长, 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小说中与金蝉相关的人物要不疯要不被

杀, 都暗示着金蝉是一个不祥之物, 金蝉寓意着死亡与破灭, 预示着秀米此后的人生将因革命历经坎坷。确实, 革命必有流血与牺牲。

陆秀米从单纯懵懂到走向革命道路, 再到革命失败后选择回归家乡普济从此“禁语”, 归于平静生活, 她的人生命运早在第一次听瓦釜的敲击声中就已暗中显露。瓦釜, 又名“忘忧釜”“凤凰冰花”, 精通音律的人用来占卜, 预知吉凶未来, 结冰的瓦釜会呈现过去与将来的图景。秀米第一次听到其声响时, “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片羽毛被风轻轻托起越过山峦、溪水和江河飘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后来她被绑架到的花家舍的湖心小岛。瓦釜发出的金石之声的美妙让她仿佛觉得“在这尘世之外还有一个洁净的所在”, 这寓示着她的革命理想, 她要创办普济学堂, 建立大同社会。而当她再次用手指叩击釜壁, “那声音令她仿佛置身于一处寂静的禅寺之中。……再想想人事喧嚣嘈杂, 竟全然无趣。”这个声音预言了陆秀米在革命实践失败后, 用“禁语”的方式表示对自己的惩罚与忏悔, 过着安静平淡的生活。

三、古典诗句的穿插运用

以诗入文一向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技法, 《左传》等先秦作品中的广泛引用《诗经》诗句, 明清时期的章回体小说中的“有诗为证”, 特别是《红楼梦》中暗示人物命运的红楼判词, 都是以诗入文的代表。格非继承了这一传统技法, “人面桃花”的书名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 取自于唐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人面桃花相映红”, 诗中“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意也与小说中陆秀米在革命失败后对光阴飞逝、物是人非的叹息惆怅之情相吻合。在小说文本中, 古典诗词随处可见, 承担起了传达人物情感、承担叙事结构的功能。李商隐的《无题》诗句“金蟾啮锁烧香入”引出了金蝉信物, 金蝉这个信物把陆侃、张季元、韩六、小驴子、陆秀米等几个人物串联起来, 并进而推动主人公陆秀米一步一步走上革命道路。李商隐的另外两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芙蓉塘外有轻雷”也用来描绘陆秀米在人生不同阶段时的心态, 她与张季元之间含混不清的感情。陆秀米写给宝琛的诗句“未谙梦里风吹灯, 可忍醒时雨打窗”也传达出了革命失败后她怅然若失、孤独悲哀的心境。陆秀米教喜鹊作诗出的上句“杏花春雨江南”也暗示出了富有诗意的故乡江南之景对秀米心境的宽慰, 喜鹊想了很久对出的“灯灰冬雪夜长”虽然对得不是很工整, 但与上句互相照应, 也是很有意境的。

格非深植于中国古典文化土壤, 吸收与借鉴诗学传统与桃源思想, 让《人面桃花》充满了浓浓的古典文化意蕴, 这是格非创作上的革新, 也是对当前弘扬传统文化导向的一次成功回应。

参考文献:

- [1]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 [2]谢有顺.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J].当代作家评论, 2005(4).
- [3]张学昕.格非《人面桃花》的诗学[J].当代作家评论, 2005(2).

作者简介: 向茜(1987—), 女, 四川达州人,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讲师。